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一 禮運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禮運第九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

禮運之道此於五

禮運為性論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是此一序故以

字混然一字細大之意是也禮運之乃能見時若

不惟禮若身在一太中之意也如天之降甘露行亦當

如是以已心難包管此物則安也但言其運以至和

泉若不辨之世實此物則安也但言其運以至和

可致不辨之世實此物則安也但言其運以至和

而符禮樂其終也禮樂而費陰陽此篇大

不道如此。故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中有格。言
不入指。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
說。乃謂禮起。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
遠。意。豈孔子之言哉。請者。擇焉可也。長樂陳氏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
無所藉。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也。禮之器。則
禮運言。禮之道也。陳氏集說曰。此篇是華宗。既
樂之用。草及除。陽造化流通之理。○是華宗。既
又曰。不以子游名。
篇云。云。支離州。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

蜡。蜡。仕。
反。

訂義。註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

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
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又親後魏為章之
處感而歎之言桓孔子弟子游大道謂五帝
時也英俊逸之尤者述及也言不及見不言魯
事為其大切廣言之祭萬物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杜文十二月者按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
月以放言之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
年於天宗大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以親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謂之謂之為
祠釋言云說謂之闕闕氏云密門闕處以通
行路既言雙闕是闕之兩旁相對為雙闕
得馬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按定二年
孔門哭及西觀魯之宗祠此視又名象招以
廟門而東至取門遊於視此視又名象招以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歎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歎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歎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措者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訖而報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祭故班固亦稱賓也陳氏集說曰措

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
宿非事而遊息於觀上喟然歎鼓也所以歎魯
者或祭祀之失禮或曰賂舊章而思古也言偃
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
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
我今雖未得及見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
之所為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石梁王氏日以
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
庶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為忠信
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之辭也

華柴歎者歎周公之適哀於魯之備不能繼三
代以期大道之行也

疑義註志謂識古文

阮六志謂識古之者志謂

文籍故月禮云字四方之志春

阮出謂出廟門

往雉門若折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
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
之故祭宗廟而云興於蜡宿也按何依註公羊
天子兩視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
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
設兩觀乘大路北皆天子之禮是也

夏華宗志即心志註以記識言未免廓落月令
勞農息民總承百神及宗廟言此以登百神為
端祭宗廟為息民非也此言視觀與廟近言祭
宗廟似矣依月令之次先百神後宗廟後五祀
不當第言宗廟也且端亦祭公社公社獨不在
視門外耶至魯有兩視蓋後世借禮用天子禮
說亦本明堂位言不可為據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慈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慈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是謂大同。長竹文反於世。自然信睦。不待謀

與修端位修睦當是。小
畫中語錯簡於此耳。

訂義註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

獨親。獨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遺乏也。

分猶職也。婦皆得良與之家。

奈此下若疏說不
之當始存之。

必藏於己。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

之教也。謀閉二者尚辭讓之故也。戶不閉。樂風

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疏禪位授聖是堯授舜
不家之者謂不以天

禮運

位為己家之位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為己有諸侯
公卿大夫之位為然與天下共之則廢朱均而
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
評齊高是也然已既不賢豈可廢已祀而事也
人之親但位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已祀而
人之子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已親同也按祭法有
事也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已親同也按祭法有
庶氏禘黃而節魯祖亦不獨親之義也經云力
不以替爨為宗祖此亦不獨親之義也經云力
忘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
深藏也謂不欲勞事六死無吝之心先釋力
藏於已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之心先釋力
然後釋財便疏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
文無表例也疏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
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
孫即廢去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辨明
不私傳天位唯選賢與能也講信脩睦者講談

說也信不欺也脩習親睦也世淳無欺談說報
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莫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
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
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
已親不獨子已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
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瞻養終其餘年
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或壯者也所用謂不
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
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

幼皆與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者杜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
恤養也男有分者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
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
不為失時故有歸也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
於已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
但若人不收錄弃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
用故各收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
已者力謂為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憚必勞而各

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數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豐贍故云不必為也。是故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固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之。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用閉者不用開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候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廷華案集說補。

正曰天下為公註但以禪位言不知此總冒下文自遜賢與能至不必為已皆所謂天下為公猶下文天下為家為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說似更勝並存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仁揖讓而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

殃是謂小康

世知音智執音

訂義註隱猶去也家謂傳位於子各親以下言
俗狹者固者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謀作兵
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
然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治成考成也刑猶則也
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康安也人
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
亂將作矣疏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
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

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
天位與于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姁也各親
其親各于其子者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
親而子于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賂已
世及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
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為禮也然五
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
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城郭溝池以為固
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類既私位獨財
則更相爭奪所以為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

禮義以為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紀而
三五則用禮義為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
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
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
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卺之事以設制度者又
禮義設為官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
名火之制度也以立田疇者田種穀稼之所里
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
既茲賦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

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己者立功起
事不為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
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
由此貨力為己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者以其謀作兵起選相爭戰禹湯等
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
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
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
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

用禮明裁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若有過者著其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也諒諒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諒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法也然此五德則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諒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必以

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行禮是術
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此大道為力
故曰小安七陳氏果說曰小康謂小小安康而
不如大同之世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
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人道為公之世不規規
於禮讓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
之見非先聖格言也又華業此即提出禮義仁
信蓋以其為性情之要也

疑義註大人諸侯也

既上既云天下為家是天

及而為禮明大人非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
夫故以為諸侯凡天子又示世及復非即大

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士相見禮云與
大人言言事忍對士人云事若故以大人為
大人三工之時然則謀作兵起也按文記黃帝
其兵九戰於涿鹿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
有兵氣此三王之時每事須兵起而用故云
矣但上代之時每事須兵起而用故云
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起而用故云
起也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亂父子曰世
兄弟曰及

廷華案世及當專指天子言以諸侯世及不必
言也又記本老鳥可又引老以甚之世及
當謂以世相及父子相繼者禮之常尤終弟及
其變耳鳥可對舉言之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意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散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後扶右反

相息亮反散戶敬反
古亂反胡直遠反

訂義註相視也遘疾也言鼠之有自體如人而無禮者夫此辨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蓋其敬教民嚴

皇
三
天
之
氣
三

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
 川五祀之屬也達者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
 也得正者民知禮則易教利昭則二天
 文六則天之用者彼猶昏媾昏媾亞亞社人預
 若眾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昏媾亞亞社人預
 曰地之利度者彼猶昏媾昏媾亞亞社人預
 七云取法度者於鬼神者下文臣云上下於祖廟之謂
 仁義謂取仁義法於祖廟者下文臣云上下於祖廟之謂
 於山是謂仁義法於祖廟者下文臣云上下於祖廟之謂
 草木鳥獸之謂仁義法於祖廟者下文臣云上下於祖廟之謂
 川鬼神之謂仁義法於祖廟者下文臣云上下於祖廟之謂
 由於五祀也下文云此五祀之神始謂中密門教於
 行之法也工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密門教於
 五祀之法也工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密門教於
 後乃祀之也工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密門教於
 云列於鬼神廟山川五祀之文也此木於天事故鄭注云
 禮運

三

謂與廟山川之神以制禮也
者謂法天地之神以制禮也
以教民故下文云能以降命於社又
云降於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於人
時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之其祀此等
神歟只嚴上故鄭此云祀之其祀也
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
諸宗廟山川五祀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
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
祀能引出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
者守為鬼神所以下文云聖人參天地並於
神又云山川所以廣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
疏言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
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
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
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樂

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靡風者證人
無禮不如速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天故云
夫禮必本于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
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蔽於地蔽效
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
言效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效法於鬼
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
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
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
義達於典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

義曉達於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哀篤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郡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而正也延平周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

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
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
而為天地之位轉而為除陽之道變而為四時
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魂魄其降之於人則曰
命也然不能離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廷華案此節為一篇之要領承天道治人情其
大旨也天地鬼神皆天道喪祭射節則治情之
一端耳以下皆申明此節之義

言僎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政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音餘

訂戒註子游欲知禮終始所成欲行其禮觀其

所成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

註以徵為成論語集註以徵為

終始之密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夏時得夏四時之

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今或作夏小正

宋既人之後也

坤乾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觀謂觀

於二書之意既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

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不

至禮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

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則云太
道之行三代之英立未之違也而有志為此我
欲觀夏道至以是視之論披檢工概記之書乃
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
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
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
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
之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
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
薦今世之食自立酒在室至承天之祐總論今

世祭祀無其所因於古及其事義總論而節祭
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祀非至是謂合奠則論祭
之上節薦上古下古之會并所用之物自然後
送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
會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
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
是故之適於祀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
者謂祀君間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自往適
祀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為夏禮既不可成我又
欲觀夏道可成與不與故適采亦以求君間弱

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
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
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
逆轉禮之變通按孔子大聖此賢無所不覽故
修春秋贊易道足禮樂明萬章今古墳典無所
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逆轉者以詩書
禮樂多是周代之書黃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
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
前五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上代也
陳氏某說曰徵証也百梁王氏曰竊案之祀之

宋而僅得夏時坤乾故有文獻不足之嘆非謂
二書足以證禮也然三五之建惟夏人統為至
善為萬世法程故夫子告顏淵問為邦以夏時
為首豈其無闕於禮廷華業言祀宗魯之衰見
不能繼三代之英也

吳義石梁工氏曰殷正建丑為地統故易首乎
坤蓋取坤以藏之之義故名歸藏猶之用以建
子為天統而易首乾也其書決嫌疑定猶豫即
箕子所謂稽疑行或者亦豈無闕於禮但記者
非一手故與魯論中庸大同小異耳王氏云漢

儒依彼非也

廷華譯庶幾盡矣全易皆始於此則自應首乾
曰坤乾則倒置矣此明係偽說而可以依彼說
為非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婦赤捍厭汗尊而抔飲黃耆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監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

初 抔 下 反 記 作 汗 為 草 反 抔 步 侯 反 黃 註 作 出

抔 對 反 抔 音 浮 踣 尸 毛 反 飯 扶 况 反 苴 包 也 或 為

抔 知 音 智 首 手 反 婦 計 亮 反

訂義註言其物雖質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為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末俾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行尊墜地為尊也杯飲手掬之也出瑞也謂持土為掬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引屋招之於天斂以福宋上古未有火化菹孰取遺奠有火利也地藏為墓首陰也鄉陽也從者謂今行之然也疏中古之時飲食皆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泔釋黍末加于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燔黍或捭豚肉加于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行尊而扣斂者謂墜地行下而或酒故云行尊以手掬之而斂者謂墜地行下而或酒故云行尊以手掬之而

名不為山為岳也廣雅文王曰連山是之鼓者以與
行等而初連音高質素故知樂土為鼓周代
極文而不為其持則持也禮章云以瓦為
不須樂而為其持則持也禮章云以瓦為
手擊之而為其持則持也禮章云以瓦為
以當鼓而為其持則持也禮章云以瓦為
上順鼓文也禮云禮之初始諸飯稱土鼓故
禮故左傳云禮其人禮之初始諸飯稱土鼓故
十故左傳云禮其人禮之初始諸飯稱土鼓故
以是也上言古及身素此言也升上屋而呼
告曰某於三及身素此言也升上屋而呼
其謂死者名也其謂比而告曰某於三及身素
而行舍禮於舍之反復也禮云禮云禮云禮云
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時取用生者之木故云脩
之時而月苞雲升執由以送者至欲其修火化
之利也燕氏云升執由以送者至欲其修火化
時望而地也中者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也
天望而地也中者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也

或指天地以葬尸也。禮記則降知氣在上者覆
棺所以天堂地藏之義所以地藏者由體地則
降故也。故以天堂地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魂降入于地為陰
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
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既歸陰則與死
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疏
皆取法于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賾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
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
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伏羲為上古神農為
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
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
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羲也。昌則

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鞀、伊耆氏之樂。樂，樂史記炎帝始為，或曰伊耆氏。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山也。今此云黃，樽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言禮元初始。

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
食為本黃梓者又梓土也為梓皇氏云梓謂擊
鼓之物故云黃梓土鼓築土為鼓故云土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
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
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廷華崇治情莫切
於喪祭從上古及今禮以漸而起而治情者乃
協也知氣清明之氣也或曰陽氣並存之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
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內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

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為壺榭宮室牖戶以燠以煖以亨以煖以為醴醑治
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運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
其朔朔音苦忽反音木人作增葉
木音悅音汝衣於既反

訂義註營窟櫛巢者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
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實以下此上古
之時也作起火利孰治萬物范金鑄作器用合
土瓦瓦甗及甗大鑄炮棗燒之也煖加于火上
亨煮之釁也炙貫之火上醴醑蒸釀之也醑酢
穀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疑義註榭器之所藏也

疏榭器之所藏者按宣
十六年成周室榭大

羊云樂器藏焉爾後梁
云樂器之所藏是也

廷平樂榭是堂墮烏能藏物公羊所云樂器當
是室榭之別室不足以訓榭也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菜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撤
牲備其粢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祀數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疏則反說音禮敬本或

作
乳 古

訂義註此言今禮無其所同於古改其事義也

曰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
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成與盎澄與沈蓋同物
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祀祀為主人饗神
辭也敬祀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也福
之言備也蓋及下禮其所以祀并於古者此
皆是今世祭祀之禮成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
所因於古也六及其事者從古言今禮其
先祖以上是事也以其事者從古言今禮其
是義也云業諸為齊者按兩非云業禮也作
用泰不用從故知業當為齊相近而致故引
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註云成而汁
酒泛泛然如今酒矣成而汁然白
相持也今歸而矣成而汁然白
色如今歸而矣成而汁然白

立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立酒以
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
室內而近北醴醑在戶醴謂醴齊醑謂盎齊以
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
云醴醑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醑在戶外義或
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立酒南醴齊北雖無文
約之可知也案醑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
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
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下也陳
其犧牲者謂特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

迎牲而入麗於阼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
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
侯少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
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外鼎隨鑊設各
陳於鑊西取俎體以實其鼎擊鼎而入設於阼
階下南其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
云備其鼎俎按少牢陳鼎於廟門外東方北面
北上又云鼎入陳於東方當丹西面北上此皆
設於鼎西是也則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
故書云持桐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

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
歌磬亦在堂下修其祀報者祀謂以主人之辭
饗神報謂祀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也以降
上神與其先祖者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
也疏是此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
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
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
社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
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爵洗士爵獻鄉

尸飲也。以瑤鬯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
去。若在作，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
也。是謂承天之祐者，言行上事得所，則特受大
之祐福也。

疑義既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禘於大廟，
則備三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
王酌盞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后酌醴齊。
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
尊再獻，后酌醴齊，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
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選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
酢，用清酒加齊，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

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齊
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
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
工酌盥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同也諸侯
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禘禮也四時之
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
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註司尊共四時祭法但
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的醴齊后亦酌
醴齊饋食工的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同也禘禘之法

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按司尊奠
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
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盞齊醴齊沈齊各以壺
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
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彛彛盛
明火黃彛盛玄酒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
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之尊各在五齊三酒
之上祭日之旦王用衾冕而入尸亦衾冕入在
後備之疑有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
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

九樂圍鐘為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
云王入大室裸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大廟中依
次而灌所灌鼎也小宰註云尸祭之啐之奠之
是為一獻也工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
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詒於庭王親執鸞
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
詒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自
牲魯公駟柎按逆禮云踐廟之主臨共一牢穆
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
生於戶西南面其生在右臨在東穆在西相對

坐立各在其右故鄭註祭統云天子詣侯之祭
朝事延尸於尸外是以有北而事尸之禮祝乃
取牲胾骨燎於爐炭入以詣神於室又出以薦
於主前鄭特牲云詣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
乃洗肝於鬯而燔之以荆於主前所謂割祭
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
豆遂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
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
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
亞獻四獻也知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

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
昭在南而穆在北而徙堂上之饌於堂內坐前
祀以羊爵酌

郊特牲註云天子奠

羊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

取賜問

肅鳩蕭合管籥如特牲註云奠謂爲執

祭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

此奠羊 以安尸故郊特牲云舉羊角拜

安尸是也后薦饌獻之徹豆遵玉乃以玉爵酌

盥尊之盥爵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

盥尊禮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

說上以工爵同朝踐之尊是齊以醕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同也朝獻謂此工醕尸同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蓮尸酌酢主人主人受環工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司酌酌食壺尊醴齊以醕尸為人獻也鄭註司尊異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同也再獻后醕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諸侯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按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故

特舉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
之上嗣舉漢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
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上神謂在上精
靈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已
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

是華業此泛指凡祭言以為禘祭非也燕皇特
因此說不言泛齊故造為禘上四齊不用泛齊
之說不知此特大舉言之故五齊不備舉不當
由為之說且亦無於用五齊禘止用四齊之理
此亦既用禮註疏禘小於禘之說說也故註詳

之等祀並詳周禮又素上神與下先祖對

則上神自當以天神言以為先祖文不裁復耶

作其祝號室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
越席疏布以褻衣其幹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音活反又之反又結

學反於

訂義註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
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祗號四曰牲號五
曰蠶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
俎謂燂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

為疏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菹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不美弭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夕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菹者菹骨體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

斝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
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
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
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斝帛者
謂祭版練帛祭而為之醴醎以獻者朝踐之時
用醴饋食之時用醎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矣肝
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
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矣夫人薦用燔也皇
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蒲合馨薌知不然者按
詩是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也炙肝炙也

則知此婦矣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敬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火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三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祭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訂義註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
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
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

善也此禮之大成解子游以禮所成也疏祭饗

事鬼神及祭未獻前并祭竟饗飲饗食廣客先
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饗既未孰今又
食乃進此燕燭肉更合亨之令孰更為尸又
尸進也古體其餘不我者及左體等亦於
中亨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
孰乃體別管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
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此論祭祀是祭
未之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是祭

之辭按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芼嘉薦
昔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立人獻尸祝報主人
云皇尸命工祝承政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
孝之使士受祿於天宜極於日省壽萬年勿替
引之是祝以慈告言祝報於時以神之思慈而
時爲今世之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視周道幽厲傷之吾合魯何適
矣魯之知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

訂義註魯何適者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非
猶夫也疏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
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
其所懷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

之道以經出屬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聽
唯魯則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言
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特宣子適
魯云周禮盡在魯矣

疑義註魯之郊牛口傷罷鼠食其角又四卜郊
不從是周公之道喪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
疏魯合郊禘非是非禮但郊禘三年經文罷鼠食其
角禮齊信公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罷鼠食其
角或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信三年經文罷鼠食其
言子孫不能承奉行周公之道故政使郊牛
有害卜
知不從

廷華案魯郊禘之非禮謂其托言周公之賜而

為借耳下記自詳註疏止以牛口傷等言是認
小功之祭也百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
註不能明其旨信哉但孔子不應直以非禮斥
魯蓋孔子意中之言而後人仿為之耳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契也

訂義註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疏祀郊禹宋郊
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祀宋是其子孫當所保
守勿使有失按祭法云夏郊鯨殷郊吳今祀郊
禹宋郊契者以鯨吳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

王所命也。廷華祭，祀宋之郊，特以延禹，契配天
之祀，魯非其比。則安得郊此，美舉祀宋，以明魯
之非禮也。

禮報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既。

訂義註不致改其常，古之法度也。特言今不然
統從北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云承
天之祐，次云是謂合其人，次云是謂大相，又云承
六夫謂大既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特欲
論其惡，此也。鄭云：特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
也。禮報莫敢不改，不如此大祥大既之等，自此以下皆
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因是謂借，君是也。
疏言祭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報福而
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

謂大假陳氏集說曰假亦當作假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也臨川吳氏曰當作假樂君子之假假善也亦樂此

義一

疑義註假大也是謂大大也

說假人也釋古文言是於禮法大大中

之人謂大大之任也

是華樂假之為大雖本爾雅但大大之文未允禮造是不若某說之當

祝假辭說藏於宗祝無文非禮也是謂出闕

訂義註藏於宗祝無文言君不知有也出闕也

則問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祝謂主人之辭，吾神報謂尸之辭，致福告于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辨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載於宗祀，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辨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俱問，故云是謂出國。古禮舊說是君臣俱問，故云是謂出國。

歲，罕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借君。

訂義註：借禮之君也。歲，罕先王之爵也。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疏按：明堂位云：夏曰歲，秋曰侯，冬曰甸，春曰賓。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此說詳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躬奠於側而用也故却特牲云參詳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既醜是夏爵罍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

祀之時得以醜罍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醜罍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借禮之君陳氏集說曰尸君君之尸也集說補正曰尸君謂君獻尸尸酢

君俱得脩
一說

疑義註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

廷華案祀宋亦非當用天子之禮者即有之亦特祭先王為然非凡祭皆用之也言魯則竟舛

矣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訂義註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

武衛及軍器也疏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衰

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

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脅劫脅也私家公物則見

此君恒被廷華案大夫亦有服冕及弁者此則

君之冕弁也
大夫其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訂義註臣之奢富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

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疏大夫具官者天子

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卒職不得官官具足如君也

疑義既祭器不做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器者也又云正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刳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廷華崇此祭器不做與王制語同而義別彼蓋為虛造不造者言故戒其不可借同等之器此

為借竊不當造而造者言故指其假借君上之
物既一以有祀無為說王制案詳之且既云無
祀不得造則有祀者得造矣乃又云不得其造
並須假借此何法耶要知此蓋不當造者如下
大夫六豆今欲借上大夫之八豆諸侯之十六
豆天子之二十六豆初時尚暫借他人之具以
充其數久之其自造八豆等以脩祭如臧甲之
類故謂之亂不當曲為之說也 又案八佾之
舞乃季之借曰不得如則若以八佾為季所當
用者悞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
君與臣同國

期臣其反
相立送反

訂義註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
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
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目有喪昏當致事而
歸僕又不可與士齒疏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
侯之執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
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仕於家曰僕者
謂知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則

自稱曰僕彌更非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者臣有喪昏則歸嚮家一期之間不復
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袞裳入朝與家僕雜居
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若袞
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
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君之喪在國
臣有喪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
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
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
國也

疑義既君有喪昏則恒在國不歸

廷華崇君喪臣固當在國若君昏何必亦與喪
同日忘喪恒在國悞矣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

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當在是

訂義訂義立言今不然也其從是謂此

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謂

今惡起天此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註

下言今春秋貼元年恭伯之弟鍼出奔昔刺其

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天子有田以處
其子孫者按王制云天子有田方千里是也以

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
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
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大夫有采地以處其
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
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
廷華案制度皆禮之所在制度明則僭亂自消
蓋以結出國以下七節以勉人之謹于禮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

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弟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君臣為讎音

訂義註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疑杖也

無故而相愾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既此宣十年左傳文陳

於夏氏對曰亦似君謂孔寧儀行父曰微舒

似七行父對曰亦似君謂孔寧儀行父曰微舒

射而殺之二子奔逃後蔣氏曰天子適諸侯

曰定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于方
獄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

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曰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祿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讎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

酬酢之道與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節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訂義註疾今夫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疏此一經疾時失禮致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演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度哭是別嫌君子表敬是明微也備鬼神者接賓以

禮曰備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備鬼神也
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度狹丈尺以禮成之
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
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
得政君獲安存故考註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廷華案大柄見承天治情皆在於此政則其用
也安對下危言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甫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
不事也刑甫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在天下

通語後
節前

訂義註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
病也疵其釋文云肅駿俱訓為疾是肅為駿也
臣又於下刑肅嚴重風俗疵大臣謂大夫以
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閔倍
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閔
位卑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故則法無
常者肅駿急也故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
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
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故俗故刑肅故法

教無常陳氏祥道曰亂之所致多在刑之刻核
太王廷華舉此言危大順節言守危兩相照應
下文言安君藏身皆所以免危也

改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社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

殺以

訂義註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降下也龍天之
氣以下教今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教令
由社下者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

此之物生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禘率而上
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彌高者
重義也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
作器物共國事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
門戶寔行之神此始為官室制度則者政之行
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此注謂五祀有中雷門戶寔行之神有
此注謂五祀有中雷門戶寔行之神有
此為官室制度者如此此言則五祀神者謂此
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後王法也
人之神更為制度此人造五祀非度王所取法
其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度王所取法
也故此不言之○是也此一節以上文云政
業其說未的姑存之
之不正則剛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於

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
之得藏身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
故因上起下之辯政之本盛則君身安靜故云
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是故謂
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於天
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
冬夏之有寒暑蔽以降命者蔽效也言人思法
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
而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是
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蔽地者上云政本於

又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故以降命
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故以降命但上云既具故
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敬地命者政
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
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
教令故云謂敬地也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
地亦養物不一也降於祖廟者此亦政教之命
降下於民由祖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
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謂法
祖親父之道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於社之
非法祖父也

謂敬此此亦當云命降於祖謂之祫廟以上文
既其故此又略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
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
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
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
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
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為
制度者既立中當門戶憲行大小形制各有法
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

重若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延平周
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已
則已必先有所稟受而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
者以其人莫不直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
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而
其小者則必曰降於山川五祀此聖人藏身之
固也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
不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出而人無不從政
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出命而降於祖廟
尊祖之謂義親禰之謂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

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所產不一時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陳氏集說曰：因祭社而出政，是效地之政；有事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廷華案：政者禮之用，社廟之禮則又政之條目也。

疑義竝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如日月星辰之神。

廷華案：藏身如上安身之義，故下又以藏身之

固言之其上此叙如許禍災故以龍安身言之
鄭謂之形體不見既成禘子語日月星辰說則
又不經甚矣